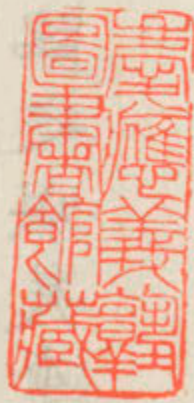


良齋文稿

十四

有
1030

離山軒記



松崎武杠名其居曰離山軒。介小高玄信而屬筆於予。爲離山在南總夷隅郡三門里。又曰橫山。雖不高而單椒獨秀。不與他山相附麗。巔有老松一株。虬幹盤拏。翠色濯濯可愛。而海灣之眺最佳。右則小濱城址。古英雄所據。左則大東崎。蜿蜒斗入海中。平沙迤邐。波水彎環。煙帆漁艇。與島鷗相出没。西顧村落隱見。遠山稠疊。黛眉螺髻。悉攬之襟帶。洵勝區也。武杠宅其下。每逢良辰美景。輒携家釀而登焉。舉盃肆臈。遊心目於清曠寥廓之表。醉則朗吟歌詩。盤桓孤松。

之下。浩々然不復知人間富貴功名爲何等物。因舍其居曰離山云。近世都會風俗頹靡。相尚以奢侈。相競以浮華。而江海山林僻陋之民。反歆豔之。辭鄉入都。以逐什一。爭錐刀於鬧市囂塵之間。而委祖宗田宅於榛莽。吾不知其心也。^何武扛自曩祖仁右衛門以來。世業農。祖千世右衛門。父要助。皆能勤稼穡。孝于父母。信于朋友。而慈且仁於鄉人。至武扛始開釀戶。釀甚佳。匪直鄉人爭酤。雖他邦皆來買。趾相錯于門。因又命其酒曰離山。於是離山之名振于總房之間。家道殷盛。心恬氣愉。得以窮登臨之娛矣。亦是觀之。

人能竭力產業。行孝悌慈仁之道。雖在里閭。亦足以致殷富極山水優游之樂。何必公枌榆棄田宅。役于都會塵塏之地。然浹爲得計乎哉。予壯時偕二三友遊房總。登所謂小濱城趾。怪巖竒窟。怒視張吻。洪瀾至入。與之相激射。噴雪崩雲。響如萬雷。相與叫竒不已。急酤酒以佐興。酒甚佳。^義不覺大醉。豈所謂離山歟。距今已三十餘年。追維舊遊樂事。不神往。因牽連及之。安政三年冬至月。

采秀集序

二本松之爲境。鉅峯聳于西。大川繞于東。浚谷相錯。

林木森蔚。山水清淑之氣所磅礴。藩士多好學。名儒才子。先後相繼而興。鬱為文獻之鄉矣。予生其地。年甫髫髻。受句讀於文琳八木先生。先生風流溫藉。好韻語。授以聲律。予舐管綴句以乞正。皆轂音不堪一笑。而先生謬加愛賞。以為孺子可教也。忽三十餘年。先生宰木已拱。而予亦頽然為禿翁矣。今茲丙辰之秋。掘江半峯。示予以采秀集。且徵之序。蓋繼中野梅翁所編而輯之。於是一藩諸名士之詩。皆能擷英掇精。珠連玉貫。秀如鉅峯。清如大川。而文琳先生之遺什亦在焉。瀏覽數回。追憶五十年前舊事。欣慨交心。

愴然感歎久之。夫詞藝餘贏。固非學者要務。杜少陵所謂於道未為尊者。然學力之所及。精神之所注。可以觀時風。可以察人物。可以示勸懲。其有裨於後學。匪細而蠹蝕鼠齧。與雲烟俱滅。不亦大可惜哉。故梅翁倡之於前。半峯和之於後。使諸君士精神不沈蕕于天地間。其意可謂厚矣。而吾先師之什。亦得藉為以傳於不朽。予安不可感喜而序之。安政三年冬十一月。

小學書合纂序

余自少即交昌谷子儼父。屢相過從。討論經義。高權

文辭。虛中坦懷。未嘗分畛域。意甚驩也。既而各就仕籍。為事務所累。不復獲如舊時之源。相切磋也。忽三十餘年。今已頽然為兩禿翁矣。而子儼志氣益壯。經術益密。著作彬彬如也。頃示其所著小學書合纂。屬余序之。夫小學一書。朱子所以正蒙養而立作聖之基者。其功偉矣。諸儒註釋。無慮數十家。雖昏不無裨益。而或失於高遠。或流於卑陋。其能中窺縈而發揮之者鮮矣。子儼以著專以朱子述作之意為主。而纂諸儒之說。去高遠而取切實。芟卑陋而撮精英。斟酌裁量。悉適其宜。粹然若出于一家之言。其條理之

齊整。脈絡之貫通。極為明備。而間附以其所見。雖朱子之說。不敢曲從。以求真是之歸。其有裨益於後學。豈淺鮮也哉。顧余志衰學蕪。何敢得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小學書本註。亦係朱子訂閱。見文集語類。其解雖或有不妥貼。姑以此為據。而補其所不足。辨其所不安。庶乎重先^哲遺書耳。今子儼不肯備載本註。顧乃參酌諸說。更成一家書。此余不能無疑也。雖然。朱子大賢之心。光明磊落。如青天白日。其書編輯之間。或有未妥當。猶不拒後人容擬議。况本註雜載諸家。不無未經審核者。後人刻苦。更加補訂。安知其不

欣然撫掌有起予之歎乎哉。而余以區區編狷之見疑之則陋矣。又况以子儼相識之久。而属以批糠之導。寧可不寘一言於簡端乎。乃不揆衰朽。叨為之序。子儼必有以諒之。

梅花百詠序

稼軒成嶋君。愛梅。栽數株。花時吟翫遣興。因据古人原題賦百詠。夫梅一也。而分為百題。題異則趣亦不同。况有馮海粟韋德圭潘穉峯諸家於前。作者不易下筆。而君顧能^標新扶奇。曲盡情趣。不惟得其香色姿態之妙。并與其精神而得之。盖君風骨清秀才調

高逸。不為纖毫塵垢所緇。殆與梅花相契。而資之以學植之浩博。故能隨其境遇。而各極其致。視海粟德圭諸家之作。無愧色焉。乃知大造無私。光景常新。何必以古人牙後慧為也。觀茲卷。可以憬然悟矣。嘉永壬子晚春

重刻明史藁序

書曰。興治同道。罔不興。典亂同事。罔不亡。盖嘗以有明一代論之。太祖智勇天授。用兵如神。戡定騷亂。盪平天下。立一代之典刑。成祖雄才偉畧。修述禮樂。張皇六師。威行萬里之外。仁宣相繼。好學崇道。念祖宗

創業之艱。莫敢耽遊宴。民安罔井。四裔賓服。守成之
義。斌々如也。孝宗恭敬仁厚。賢俊盈朝。海內乂安。亦
稱邠治焉。以數君者。較之三代之令主。漢唐之賢君。
其事不相襲。而其道未嘗不同也。英宗熙賢才。任閣
豎。紀綱紊亂。罹北狩之禍。武宗盤遊無度。逆瑾擅政。
致宸濠之叛。世宗喜神仙。專任艾嵩。竄逐忠良。武備
廢弛。邊警屢起。而國勢浸衰弱矣。神皇奢侈。用礦稅。
萬姓憤怨。叛亂相尋。其不亡者幸耳。熹廟昏懦。權歸
大璫。官人攘臂而肆毒。君子駢首而就戮。國脉日益
蹙。迄于懷宗。則四海潰亂。盜賊如蝟毛而起。雖管葛

復生。不能善其後矣。此數君者。視三代漢唐末造之
主。其事如出一轍。於是益信聖經之言。亘萬世而不
可磨也。嗟乎。史冊所載。何代不然而有明距今不甚
遠。尤足以垂昭鑑而示勸懲焉。至若閩浙之變。朝鮮
之役。則與吾邦事相關。其得失亦可不審閱乎天
保中。

官命諸侯。刊典籍之大者。繇是。高田侯令儒臣校
刻明史藁。屬信序之。信竊謂茲書有明治亂之迹。備
為。而其詳贍。反勝本史。第卷帙浩瀚。未有能鉅者。今
遭盛舉。學者皆獲繙閱。其有裨于天下後世也鉅矣。

故不揆謏陋謹題簡端云嘉永六年歲次癸丑秋八月

標註職原抄序

上古神聖。開國立教。仁義忠孝之道。甄陶四海。感化萬姓。垂拱而天下治。當是時。政令簡易。風俗敦樸。非後世所能及。而典章文物之制。或有未備焉。迄于中古。遣使隋唐。取其制度之所宜。而更加斟酌。以輔黻鄧隆之治。然。漢典章文物之義。禮樂政刑之懿。蔚然而備。蓋隋唐之制。自北周始。北周依周禮定六官。官職之制。府兵租庸之法。皆為之綿蕝。而唐太宗以雄

傑之姿。英邁之才。更加損益。以立一代之法。貞觀之政。殆致刑措。此乃吾邦之所參稽者。觀令義解職原抄。可以知其概矣。第是二書。文辭簡質。讀者病其不詳。長州藩士近藤芳樹。研鑽國史。尤覃心於令義解。編摩纂述。殫數十年之力。作標註十三卷。而職原抄。則其遊及所及云。茲者。先以職原抄付剞劂。而令義解將續刻焉。請余序之。余竊惟皇邦巍然。屹立于海心。東方精華之氣所萃。聖主賢君。綿々相繼。億兆富庶。彝倫攸叙。宜無待於異域。然。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經典所載。厚倫理

而立綱常者。皆博採焉以裨雍熙之治。匪特參用隋唐之制度也。其廣大光明。量侔天地。於戲盛矣。千載之下。讀其史。想見其世。欽仰咨嗟。慨然有不可及之感。而其制之^度懿。則頗具於是二書。顧芳樹能就群籍而研究之。凡可以闡明二書之^義者。悉蒐采以寘上標。俾讀者一覽瞭然於心目間。其貽惠後學。良匪淺鮮。故余弗以禱昧辭而為之序。嘉永七年夏四月。

和田子補墓表

天保乙酉。和田子補自高須來江戶。寓余塾而學焉。性溫藉。笑容藹然可掬。而志甚確。善文詩。居三年業

大進。余驚喜。擢為都講。子補訓導懇到。受業者皆狎而敬之。藩侯賞其篤學。賜俸。寔十年己亥七月也。爾時尾張黃門公為世子。居四谷邸。子輔兼命。屢進講。眷遇甚渥。後還高須。為小普請役。掌日新館教授。賜秩祿。子補在職數年。侯褒其能。竭力教導。為內組格。加秩世襲。弘^化五年六月七日卒。年僅三十五。配林氏。無子。遺言使河原直治第三子某為嗣。子補諱進。和田氏子。補其字。號百拙。通稱百藏。父忠國。母喜多村氏。生而孤。為母氏所鞠。長而好讀書。從本藩川內自適。後入尾藩秦鼎之門。又遊學于江戶。遂以文

學。爲儒臣。別成門楣。以顯其親。可謂孝矣。性又厚於
友愛。與兄忠良同爨而居數年。家庭雍々如也。高須
之學。本以朱子爲宗。而歲月寢久。驕駁不純。流弊益
甚。子補慨然欲更革宿弊。其教子弟。專以濂洛爲標
準。誘掖諄々。悉出於至誠。是以一藩挾書者。相率登
門。學風一變。粹然歸于正。其功尤偉矣。嘗著大學說。
輯諸家之言。擇其精者。而參以己意。未成而沒。嗚呼。
使子補踰耆艾。其造詣不可量。不幸齡僅踰有室。而
遽赴泰山之召。故業未底於大成。名未震於海內。而
述作文章。未至傳於後世。以余之所以追懷往事。歛

歎。嗚咽而不能止也。頃者兄忠良介河原某。請隧石
之文。乃叙其槩。使刻爲銘。曰
子之容。溫乎其如春。子之才。涵乎其如雲。獨所不足
者壽。吾弗能無憾於蒼昊。

小西翁度橋記

墨田川清流涉瀕。逕武藏下總之間。以入于海。故名
其橋曰西國橋。蜿蜒如長虹卧水。其內外係繁華熱
鬧之區。往來者肩摩轂擊。窮晝夜而不息。故橋二十
年而壞。壞則輒更而作之。迄其成也。官擇壽考安
寧。家有夫婦者。使先度焉。蓋祝之也。今茲安政二年

十一月橋成。而小西翁實中其選。乃以是月廿三日。與配山部氏始度之。衣裳楚楚。白髮皤然。與綠波相映。儼然鶴背二仙人。而子孫夫婦。靚粧炫服。如衆鳥之隨鳳。以為昇平之人瑞。觀者如堵。皆歡呼歌羨。越十二月六日。官褒賜翁夫婦。各銅錢十貫。夫都下富商大賈如雲。而求其門庭雍睦。三夫婦鼎立于一家者。絕少矣。而翁獨何德以致之。得非勤儉慈仁。充于中而溢于外。浴其恩惠者甚多。故天報之以無疆之福也歟。官命翁度橋者。蓋亦以歎也。先是文化丁卯。吾妻橋成。翁又當雄。壽八十三。配松本氏。壽

六十二。奉官命度之。今翁壽六十八。先淡疊嶽亦奇矣。翁名正房。配山部氏。子思順。孫思恭。家道逾饒。子孫繩之如也。翁請予記之。故叙其畧。俾末裔益守家法而勿墜焉。安政二年嘉平月

介峯小閑稿序

高野山。層巒重壑。競秀爭奇。而寶塔香閣。如從地中湧出。鐘磬魚版梵貝之聲。相答於白雲青嶂之間。洵東海靈鷲山也。故掛錫而住者。率皆神清骨秀。不為塵垢所緇。其發於言語。形於詞藻。瀟灑脫俗。無一毫煙火氣。此匪直修道之功。抑地靈使然也。介峰上人

住高野寺。禪誦之暇。以詩自娛。其吟詠固已超然不
凡。而又屢遊都會。與一時名流相交。文詩歡會。應酬
討論。益加精巧。出入劍南石湖之間。叢林中所罕觀
也。昔歐陽永叔與釋秘演文。為序詩卷。稱其能遺外
世利。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一時賢士大夫願從
其遊。秘演藉之。聲名傳於後世矣。顧予未及見上人。
而上人已示寂。今讀其詩。想見其為人。蓋亦磊落俊
偉。胸中浩然。髣髴于秘演。而衣蓋優裕。偃然自肆。於
山水間。非若秘演之奔驚於四方而困無所遇也。恨
予不能把臂入林而論詩道之精微耳。頃者金輪寺。

上人携茲卷請予序。予非歐陽公其人。固不足為茲
卷重。而反藉之。以寘一篇文字於名山。亦幸矣。故題
數語而還之。安政乙卯重陽後三日。

井上白駒墓碣

武州秩父郡。有村曰下吉田。距武甲山僅三里餘。頃
者村人井上懿憲來江戶。謁余表其兄宣將之墓。其
言曰。宣將通稱傳藏。井上氏。宣將其諱。號白駒。家世
業農桑。旁為販賣。朝夕竭力生產。未嘗以逸樂廢業。
而性嗜文雅。好書畫。有暇則閱典籍。玩古帖名
畫。或詠俳歌以自樂。或逍遙自得於林壑之間。平生

敬神廟。崇佛刹。捐貲寄置。其敦厚可知矣。不幸年僅三十八而歿。實嘉永七年六月三日也。釋追號曰一法。平居屬家人曰。我死儻得大都名儒之文。而勒諸墓石。則志願畢矣。此乃小人所以敢溷尊嚴而清之也。宜將直而溫。鄉人皆愛之。配伊藤氏。江戸人。宣將殉之年九月十三日卒。年三十三。釋追號曰珊瑚。有男二人。長慶次。次民次郎也。余聞之惻然。嗚呼。白駒生秩父遼僻之鄉。而能知歆豔文學。請余文以為泉壤之榮。其志洵可悲也。抑余嘗遊妙義山。中途望武甲山。崛起群峯之上。翠色掃天。便思一陟而終不果。

今勤父於名山之側。亦可以結平生未了之緣矣。故叙懿憲之言。以表其墓。安政三年歲次丙辰三月

諫爭田苑序

殷高宗舉傳說於版築之間。以為冢宰。吾意其必有宏謨神筭。答登庸之恩。而進言之初。唯以君從諫為要。漢汲黯事武帝。號社稷之臣。意其有嘉謀鴻猷。補衮職之闕。而其事不過面折廷爭。奮然顧身而已。由是觀之。人君之德。莫盛於從諫。而人臣之道。莫大於諫爭。為夫人君尊如神明。威如雷霆。苟忤其意。禍幾於不測。小則削秩貶爵。大則伏鉄鑕之誅。其進諫之難。不

當如^冒日月白刃。當矢石。揮槍先登陷陣。自非道理貫
心肝。忠義填骨髓。知有君而不知有身者。孰能批就
鱗。將虎鬚而發逆耳之言乎哉。是故賢君必歛威嚴。
假顏色以求諫誨。而群臣猶喘^三然不肯盡其言。况
彪怒而譴責之。臣下皆箝口卷舌。而諂諂面諛之士
爭進。國欲無危亡。不可得矣。此乃傳說進言之所以
得要。而級黜廷爭之所以為至忠也。久苗米藩新庄
某。嘗輯古昔經傳係諫爭者。名曰諫^{申田田}苑。徵余
序。余雖無一面之雅。而覽其書。皆聖賢之嘉言忠臣
烈士之偉蹟。粲然明備。可以為百世之龜鏡矣。顧其

為人忠鯁直諫。愛君之深。斷可知矣。抑余因此而有
所感焉。魏文貞公謂太宗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為
忠臣。蓋人主從諫改過。消禍於將萌。保國於未危。君
臣俱享尊榮。豈不更盛矣乎。不然。人臣獨受忠臣之
名。而其君乃貽惡聲於後世。豈人臣之所欲也哉。故
余愚^君慙不自揆。原魏公之意。敢題諸卷端。以諒世之
為人^君者。庶幾其相協而濟義也。安政三年孟夏

文間明神祠碑

天之所以生萬物者。陰陽二氣而已。二氣分而為五
行。以成發育之功。其靈妙變化。匪夷所思。惟古昔聖

帝明王。通乎鬼神之情。悉于幽明之故。立廟置祠。使天下之人。知敬神報功之義。其旨深矣。自異端之說蔓延于世。而道微俗漓。相率以奉異邦乾毒之鬼。而不復察先王祭祀之深意。是可慨也。下總國相馬郡文間明神。為二十八邑鎮護之祠。相傳祭水土二神於此。其水神曰罔象女神。土神曰埴山姬命。載在延喜式祀典。凡遇水旱雨雹之災。輒哀籲懇禱。必有^有靈驗。蓋孔子家語呂氏春秋所謂玄冥后土之類也。往昔有祀田附焉。而騷亂之際。為梟雄所侵奪。迄東照大君統壹天下。賜璽地五十石。邑民感戴。

至今祭祀惟虔。今茲邑民胥議。欲使後世知茲祠之緣由。而敬神德於無窮也。請余文。又托寺田林直書之以勒于碑。其志有符於先王祭祀之意。故余弗辭而記之。銘曰。

萬物森羅。水生土毓。維神不測。沕穆靈淑。民致誠虔。厥應甚速。蠲災作害。殖茲百穀。千載之上。祀典所錄。百世之下。誰弗敬肅。

安政三年歲次丙辰三月

寺田林直字子信。嘗為大房村里正。性謹直而能愛民。後辭職。平生崇信文間明神。自號蛟城。又號佇雲。

堂。蓋取罔象之義也。善筆札。頗得文衡山書法。尤長于古篆。又好學教授。有門人數百人。

味智氏柿樹記

柿之為物微矣。而禮祀載之。昌黎詠之。發瑞於韋順。致用於鄭戩。金衣玉液。有七絕之稱焉。至于明太祖封為凌霜侯。則尤為百世之佳談矣。蓋物有其實而名亦隨之。豈偶然哉。參州廣野村味智正子。九世祖曰三浦正勝。仕東照熙公。累功食祿八百石。以老致仕。嫡子正次襲秩。後公別賜正勝廣野村中宅一區。田十石。乃退居焉。公嘗放鷹。鼎水之西。俄詢

三浦氏臨之。正勝惶恐。拜迎。手親擊鮮調理。以奉饗。公欣然激賞曰。味甚美。然非悅魚之味。而汝忠誠之味。尤雋永也。今與汝以氏曰味智。因出柿枝於袖。親接之。庭中柿樹曰。是遺我訪汝之迹。且愛獲傳于子孫也。正勝感泣。拜謝。由是更稱味智氏。而號其柿為袖下云。正勝以慶長十三年卒。元和二年。公薨。嫡子正次。徙江戶。仕台德公。即今三浦正安之先也。第三子直信。繼味智氏。居廣野村。既而柿繁茂。結實。直信感念舊德。以某年九月十七日。薦諸久能山。閔宮。後以為典例。至今二百數十年。未嘗廢也。頃

者正子恐年禩久遠。子孫或忘厚澤而忽之也。屬信記之。信恭惟東照公神武^聖文武。推誠愛士。雖告老休退者。猶臨其宅。而受饗賜。族接柿。情意驩洽。雖家人父子之間。茂以過焉。是以麾下^皆盡忠悃。致死力。奮不顧身。群雄莫能拒其鋒。此乃公之所以撥亂反正。救天下於塗炭。而開億載之泰平也。然則是柿雖微。亦足以窺盛德之一斑。不翅明祖封為凌霜侯已也。昔召公憇甘棠之下。民思其德而愛之。況是柿即聖主之遺愛。尤當敬重而保護之。尚奚忽畧之足憂哉。雖然。久而易忘。人之恒情。正子之慮來裔亦深

遠矣。故信推其意。謹為之記。安政三年夏六月

齋藤氏蟠松記

天地剛大。清淑之氣。其鍾於人也。為雄俊磊落。非常之士。其鍾於物也。為麟鳳龜龍之屬。其鍾於木也。為豫章為梗楠。而松其尤傑然者矣。故禮記稱其有心。論語稱其後凋。莊周稱其受正。豈非以鐵幹虬枝。蒼翠森蔚。貫四時。凌霜雪。而毅然為植物中之豪傑也。歟。越溪西濱。能生谷。奇藤氏有蟠松二株。輪囷盤鬱。大十抱。高不過二丈。而蜿蜒于東西。可二十步。翠鬣駁鱗。皮紋磊砢。望之如青龍之掣雲。攬而走。鄰道

元所稱但徠偃蓋之松無以踰焉則是又十八公中之雄傑矣相傳齊藤氏祖先所手植云夫家有嘉樹如國有賢人其清氣之所潤澤秀色之所庇庥沈浸醲郁有以盪邪穢而致豐厚而人不自覺也珍藹怪石奇寶異琛自海外萬里而至世之有力者皆可咄嗟而輦輪焉至園中有巨木大樹則非經數十百年之久不易得况茲松天下絕無而僅有雖懸萬金購之不可獲而齊藤氏居然為吾有豈其祖先奕葉為鄉長撫數十村之黎民而積德累仁有以致之也耶然則茲松也可以觀祖先多善人又可以證子孫蕃

榮無疆矣或謂茲松不生于通邑大都而生于北海之濱寂寞之鄉故雖負卓犖絕世之姿世莫得而稱焉不亦惜乎余謂不然嚮使茲松生于通邑大都之中則場師剔之塵塏浼之或羅舞馬之災安得閱數十百年之久而偃蹇磅礴至此之鉅且壯耶惟其在窮海寂寞之瀕故得以全真性而保遐壽是可喜不可惜也嗚呼人之出處禍福徃之類是奚獨松乎哉

橘陰久抄序

讚岐小橋季績自少好讀書遊于京師又遊于江戶

所至必訪求碩儒名士。討論經義。商榷文辭。如是者
十年餘。才學彬々騰上。可以樹赤幟闢壇坫。而輟輶
不遇于世。遂去而爵寓於北燕千葉邑。頃者。寄示其
文抄二卷。請余序之。近世奎運益昌。列侯建學聘儒。
是以經術文章之士。率皆曳長裾於侯門。而李績乃
沈淪於山林寂寞之鄉。何也。世之文人才子。挾其所
長。耽翫藻。翫花柳。自肆繩檢之外。諸侯大夫薄之。李績
無有也。負博學經世之才者。抗論時事。不顧忌諱。岸
然高自標置。傲睨一世。不為俗士所容。李績無有也。而不
遇乃爾。非所謂命也耶。余觀古來以文章雄跨于四

海者。多在于連蹇侘傺不遇之士。蓋抱奇氣傑才。鬱
鬱不得志。故感激自奮。用力刻苦。精詣獨絕。卒得與
古作者聯鑣而馳。彼志滿意得。都萃撫據亨衢者。蹉
縮于職務。局促于簿領。雖一吐胸中之奇。左支右梧。
竟不可得。故文氣委蕘無精魄。亦勢然也。今閱李績
之文。峻潔而不詭於道。明暢而不流於膚淺。縱橫閎
闊。直抒其所欲言。不肯以明清諸家自居。而卓然欲
力追唐宋諸大家。其識見之高如此。若更加精鍊而不
懈。則駸々乎入古作者之室。奚疑焉。夫遇不遇。余也。
我唯求在我者而已矣。經術文章。果能得儼古人。雖

在江湖菰蘆之中。榮莫大焉。況世有晚達者。一旦鶴
書臨門未可測。嗚呼。季績豈終趑趄沈淪于北總山
林寂寞之鄉者哉。安政四年臘月

銳士隊操練序

戰陣之法隨世而變固不可膠柱況後世銳礮盛行
其技益精遂為行軍之要器則甲士皆當以狹挫敵
勢而後揮槍奮擊詎可墨守古法徒付之卒伍之用
哉然兵貴精不貴多兵之精在于操練操練之熟進
退離合如臂指相使斯可以制勝於兩陣之間矣若
率不練之兵而戰之如以卵投礮至則碎耳故古名

將若戚南塘俞虛江皆以操練為要務今觀清水氏
所著參酌古今更立一法銳隊皆用甲士進退馳騁
之法點放輪換之度森嚴整肅無罅隙可乘所謂節制
之兵也苟以此訓練士衆則人皆可以為精兵而所
向無堅敵矣永井公刻心韜畧延清水氏學之一日
示茲卷請題一言予非知兵者然命弗獲辭故敢越
樽俎而序之嘉永甲寅榴月

竹翁山內氏墓碣銘

君諱俊溫字某初稱藤太夫後改瀧口山內氏竹翁
其號其先為奧州大沼郡中丸主城會天下大亂遂

喪地子孫仕會津侯考諱某妣某氏寬政七年考歿
襲祿二百石爲外隊士後以門地除副將隊長歷用
所組頭轉大目付遷學校奉行君沈毅明敏有文武
之才荐歷諸官未嘗須臾懈弛經畫措置■悉協其
宜提調學政兼督武學率勵一藩人材俾各底於成
其他城墉修築之事軍旅隊伍之法勤勵整飭皆有
勲績侯屢褒賞之加賜祿三十石又增五十石前後
恩賚無算文化中魯西亞侵蝦夷幕廷有防禦之
命侯令君董輜重君徵舊臣登時馳至者三百餘人
邸不能容借官舍置之蓋先祖爲丸中城主有南山

三萬石之地其舊臣遺族閱數百年之久而猶能顧
戀舊主一旦徵召川赴雲擁如趨父母之急其忠誠
可嘉尚也舊臣嘗請開新舍充君祿得允賜秋元原
二百石之地於是自南山移住者若干戶剷榛莽闢
田疇納租稅於君君因請以其衆守四境閑隘侯令
守土湯口先是侯之建學也舊臣獻金新井町土匪
作亂也請鎮之大竹某諏方某獻百金充製甲之用
賜俸五口其忠於國亦如以不特爲君之股肱抑可
以充雄藩捍衛之資也君以弘化元年八月九日卒
享年六十八葬某寺先塋之次釋追號曰總學院配

某氏長子恭通先卒孫知通嗣君好學尤刻心韜畧
究其潭奧旁通甲賀間謀之術蓋其術絕絃久矣君
僅有其書而未備也極力搜索補之又使相田某入
江戶受兵家清水赤城所傳更加參覈竟成完書君
又嘗謂望氣考祥察一歲之豐凶是經世之要務也
而世無傳其訣者因考諸古籍詢諸博雅之士令山
田某竺原某等益鑽研之作測天茂微十二卷又鈔
古人言行可以爲圭臬者著夙慧叢談若干卷其材
畧事業蔚然傑出洵無愧於爲名族之裔矣頃者孫
知通介武井子堅屬余文其隧上之石乃序而銘之

銘曰

會津之境 山高水清 有聲故家 系遠旦長
餘慶所衍 生此賢良 文武濟美 萬夫之望
壯哉遺臣 氣凌風霜 不以盛衰 而變忠誠
懋舊護主 可稱干城

嘉永四年秋八月

魚聲詩話序

繪畫固一技藝耳。然古昔聖人衣裳旌旗鼎彝之制。
必有繪畫以分貴賤之等級。宮殿障壁。貌人物之賢
否。垂勸戒於後裔。其用典書同功。苟非專心致志通

於六法之精微者。安得臻其妙哉。慶元以來。文運漸昌。名儒碩士。先後輩出。而畫師之錚錚者。亦項背相望。然年紀寢久。人鮮能知其名字出處之槩者。故其畫亦為肉眼所攢斥。而姓名或將歸於湮滅。豈不惜哉。烏洲金叅翁。嘗作一書。顏曰無聲詩話。凡慶元以來。可稱名匠大家者。舉皆叙平生履歷之槩。與夫筆法渲染之意。使其精神面目。悉現出於一小冊子中。不幾乎韓文公所謂發潛德之幽光者乎。蓋翁天資清逸。澹于榮利。惟以畫事自樂。頗究其譚奧。故其品藻古今之画法。精明洞徹。如懸秦鏡。而辨妍媸。而履

歷之畧。亦能網羅無遺。其勒功於藝苑。匪淺鮮也。故余題詹言而還之。安政乙卯花朝月。

江戸川重濬記

砥根河関左之巨浸也。發源上野砥根郡。逕武藏之郊。抵下總。繫匯常陸。東至銚子。入于海。其所過武總之間。醴而渠之以溉田。又通江戸之漕運。其利不可勝數。因名曰江戸川。先是民之專利者。移河道而西注。莊內幸手作田數千頃。由是水路迂迴。易致淤塞。每霜潦輒暴溢。決堰波田漂蕩。屋廬其災害之所失。修築之所費。歲以萬千計。天和間。金松村耆老飯島

氏欲復故道以除民害謀諸隣邑耆老相與請于
官者十餘年未獲稟準而諸老相繼淪逝元祿九^年飯
島氏子貞嘉深悼其志弗遂與隣邑耆老諸子田中
當久大貫貞曉浮屋居達胥議復請于官不允四
人者屢控籲弗已時大司農主簿井澤氏憫其款誠
為建白其狀於是官始準之乃以享保十三年命
島田道桓為都水使出帑金幾役夫三十萬疏濬舊
渠里民皆驩呼抃舞各輸雲興遂克竣功自時厥後
綿地二十餘里灌溉得宜稼穡倍收不特脫漂蕩之
患而江戶漕運之利亦益鉅矣嗚呼前後四十年間

諸老父子為黎庶圖長利屢請于官而弗獲適會
昭代熙洽之盛明良相遇之際然後得以遂其素願
而建萬世不朽之利豈非偉功也哉由是官召四
人者褒賞有差貞嘉感戴欲勒諸石以詔後裔乃託
處士長崎平舒為文實享保二十年八月也天保十
三年三月石罹于火破裂不可讀貞嘉六世孫貞幹
靳余文重鐫于石因櫟長崎氏舊文而係之以銘曰
河水之利於漑於漕能行無事神禹勲高
砥之虫私利是饗曲防致害黎庶哀矜
惟賢耆老明燭秋毫惟良有司克運甄陶

水溉萬畝 波連千艘 厥功甚偉 萬世可褒

安政二年乙卯春二月

高野士邦墓碣銘

飯田淳齋亡友士邦行狀謁予曰是吾師思敬先生之子也其配島田氏踏門而泣且請云吾夫亡於今二十五年矣宰木拱焉宿草萋焉而墓隧之石未立其實有待也今則將乞銘於有道德而善文章者以圖不朽願君擇其人屬之也淳謂方今可藉以傳士邦於不朽者惟先生為然敢請顧予蹇劣何敢當之然其至情惻々有足感動人者豈忍拒之按狀士邦

諱達號蠖堂通稱齋宮士邦其字常州陝邑人也齒髮甫燥即好讀書長而益肆力群籍文政丙戌遊江戶從吉益氏學醫術又受經於朝川善庵雖祁寒隆暑未嘗斯須廢弛善庵激賞以為後進之秀會父罹疾士邦歸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父沒哭泣極哀服闋慨然歎曰揚名顯父人子所宜竭力而吾醫之為道其理微妙雖先哲難之吾當訪求名家究長沙氏之蘊使斯民免夭昏札瘥之患豈可沾沾然小成自喜塊處僻落之中而與卉蟻俱沈沒乎遂以辛卯歲二月決策上道抵京師遊吉益周佐之門遽遭疾

是年七月七日歿于寓舍年僅二十有四葬京師大
孰寺士邦志偉氣壯才力窮過人父思敬翁醫名
嘖：請治者雲擁于門家頗裕士邦性儉素不喜
奢靡惟喜購書藏度甚富善待工書每良辰美景文
酒歡會輒吟詠矢口而成筆如風雨綽有風趣而專
刻意箕業儻天假之以齡必當優入長沙之室英名
震耀於一世不幸齋志而夭洵可惜也已配嶋田氏
年尚少有女子甫晬父母欲改嫁之嶋田氏守節不
肯事姑撫孤以紡績自給寒燈冷壁自守益確既而
姑以天年終女亦稍長乃養其子配以女舉孫男

一人士邦祀賴以不絕儻有知應含笑於九原以乃
所以待二十五年之久而後立石於墓隧也歟其志
操之懿輓近閨閭所罕熒此又可以連舉媛而並傳
矣銘曰
志大而不潰於成才高而不逮於施痊蘭玉於泥沙
天道果是邪非邪顏夭跖壽自古若茲婉、嫺婦冰
蘂自持鞠孤奉祀厥心孔悲體魄安於此魂氣則無
不之

安政二年秋九月

中村羽儀屬余以中齋之記余慨然嘆息久之有童子
子在側曰先生何嘆也曰羽儀醫也醫之爲道不過
持寸匙蠲疾患而顧以中自号不幾乎割鷄以牛刀
乎夫中也者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大道也余鑽
仰數十年童習白紵毫無所得焉汝童曷足以語之
雖然吾妄言之汝妄聽之飲酒者始于陽而終于陰
是過于中者也憂貧者恒夢財是不及于中者也夫
中也者義理之致極不容毫髮僭差者也着意則過
爲不着意則不及爲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其事
之相反不啻方圓東西之相背而馳而皆不失乎中

其店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
制之不同判然如排十指而亦不失乎中中也者無
定體無方所變幻百出不可端倪豈後學之所能企
及哉雖然斯理也出于天而具于人有物必有則雖
日用細微之事莫非斯理之所存也况醫之爲道出
于軒黃盛于扁鵲而成于長沙氏救萬民之疾疾路
之仁壽之域其處方劑療疾病寒溫虛實輕重斤兩
必有一不容一毫僭差者所謂中也苟臨症處方不敢
以自私自利之心參其間則方寸炯然治實得宜如
羿之百發而百中是謂良醫——羽儀蓋聞其風而興

者故以中自號矣。不可者鳴呼千金之重加銖兩則移
離婁之明纖塵眯目則不見泰山自私自利之念一
生于其心則君臣佐使皆局其憂羽儀以此自省自
戒則於為古名醫不難矣童子唯々而退作中齋記

神戶信章傳

神戶信章稱三郎右衛門上毛井樂郡神原村人也
其系出自平相國公清盛清盛二十二世之孫曰織
田公信長崛起尾州經畧天下官至正二位右大臣
公次子曰信孝為神戶友盛義子居勢州神戶城為
豐臣秀吉所滅其子信茂稱神戶肥後守仕小幡播

磨守小幡亡退而居上毛井樂郡神原村蓋其永邑
云子友信稱半兵衛信章乃其子也天姿英毅好學
不屑章句獨有志於經世尤精究地理歷游四方求
名儒而問業焉既而遊北越見其地曠壤沃可墾乃
挈家遷大湊鄉誅榛莽通溝洫招集眾氓遂闢新田
七千餘石置墟落四十餘實正保二年也國主越後
中將公光長賞其勲勞賜市林神原二村田三百七
十石擢為縣令由是盡心吏務綽有治績慶安元年
五月二十一日卒年四十八釋追謚曰明鏡院有三
男二女長經尹稱半助襲職勤勵有功庸加賜三百

石為書院番士有女四人養侄貞鎮為嗣貞鎮有故
削秩為小性番士天和元年國主徙封作州三年
縣官檢視田畝於是失采地然以其奕世有功于民
賜舊田租三之一為鄉士貞鎮生信清信清生信種
信種生信稱以固村信虎為嗣是時藩主柳原侯收
田祿而賜廩米四十石其子信一稱三郎右衛性醇
謹每思信章筆路藍縷之功未嘗不咨嗟歎息也蓋
總見公雄畧偉勲震耀天下為曠代之英主而信孝
不幸國亡其子孫沈淪於上毛窮僻之地信章慨然
奮起開新舍於北越遂亢其宗雖後裔有盛衰而神

戶氏至今歸存豈非其積德所致也哉乃者信一介
門人上野廣徵余為之傳余嘉其追遠之厚也故叙
世系履歷之繁俾來昆有所感起為安政三年丙辰
三月

興隆水野翁墓表

安政丙辰春水野以成持其先人行狀踰門謁表其
墓詞甚懇摯蓋為先人圖不朽也余雖謏陋豈可使
其名姓翳然翁諱興隆姓源水野氏通稱平左衛門
能登國羽喰郡龍谷邑人世為大姓考通稱傳左衛
門妣某氏翁早失恃父娶後妻生七子丈夫愛次子

有傳家之意翁察之乃讓家於弟兵右衛門來江戶
居本鄉街業販繒其所鬻布帛精緻與價相稱不敢
街賣欺人由是買者雲集列侯亦命出入其邸家道
日饒嗚呼自道之不明風俗靡、大壞雖骨肉至親
猶爭勢攫利甚至仇讐相視而翁乃讓累世之鉅產
以成其父志可不謂賢乎哉翁娶鈴木氏晚年舉一
子乃以成也翁大喜鍾愛如掌珠因謂都下奢侈成風
浮華相競非所居子也乃挈家遷上総國馬來田郡
吾妻邑為穀商其配鈴木氏梓鄉也及其長則托朝
川善庵執學以成涉經史喜作文而於產業竭力能

受堂構之任翁教養之力居多嗚呼藩鎮士大夫久
居都會徂驕奢之風常以江府為樂土一旦奉命赴
封邑則闔家悲號如流竄之人而翁一介市井人顧
能為一子去繁華熱鬧之地入山林寂寞之鄉使其
全真性成德益其愚遠其愛深可不謂智乎哉翁姓
濕籍有非意相干者輒置不校人有所囑必竭力周
旋濟其事而淡止一郡噴、稱為善人年已老筋力
猶健愛佳山水雖數十里之遠必携壺往遊終日盤
桓忘還其夙致亦如此嘉永七年甲寅十月十九日
病卒年八十葬隣邑來去津吉祥山光明寺配鈴木

氏名登政性婉順能佐翁理中饋銘曰
水雲之鄉善人之塋一片冷石百世流芳

安政三年秋九月

禩齋阿部翁墓碣銘

世之經生文人輒好論圖政事證嚮古今自謂郅隆
之治可立致矣然空言無所施故人不受其毒耳儻
或用之其為王安石者鮮矣惟醫不然診疾處方皆
涉實際其術之精粗人之死生係焉精則起死肉骨
躋斯民於壽考之域仁莫大焉粗則藏干戈於藥籠
委人命於管芥不仁莫甚焉獨若禩齋翁之術之精

而淡不愧於仁術也翁諱精定字子正阿部氏禩齋
其号越淡魚沼郡新屋敷村人父權六家世業農兄
靜齋為醫蚤沒翁當嗣而亦好刀圭讓家於姊從同
郡服部瀚海學時年二十四矣居三年悉極其秘奧
乃構一堂於伊達村曰信古堂遠近請治者踵相繼
于門翁尽心處方沈痾痼疾莫不蹶然起邑名焯著
業益盛嘉永癸丑六月二十日病卒壽六十八葬村
中其棠庵之兆翁軀幹頽寢性沈毅而接人甚溫籍
敬賢愛才惻恤子弟有暇則盤旋于林壑之間憺然
忘返視世之齷齪利者不屑也平居刻心醫術老

功益篤。慕東洞吉益氏之風。能用峻烈之劑。屢奏奇効。蓋得其神髓云。門人田口溫。嘗入京見吉益北洲。語翁治療之畧。北洲擊節歎賞曰。吾祖東洞。門人不下三千。其入室弟子。若中川修亭和田東廓村井琴山岑少翁。皆名海內。今皆沒矣。吾道將陵夷。不圖北越深山中有斯人也。溫号雷奇。自少師事翁。配小林氏。唯有一女。因以溫為壻。孫定歷。並能續箕業。銘曰。偉哉維翁。窮山之中。岷然特起。術有神工。蠲除夭札。廣博其功。輦穀名彥。激聳甚隆。

杏林翹楚。罕與爭雄。爰鐫銘詞。永傳高風。安政四年夏五月。

高梨翁墓碣銘

生民之患。莫慘於饑饉。苟無糧儲。何以禦之。然民徂升平。流奢靡。而不知為之備。俄遭大祲。糧匱食竭。鳩形鵠面。遂填委溝壑者。或萬人矣。惟仁智過絕人者。節食縮衣食。儲穀粟於倉庾。雖饑饉荐臻。綽有餘饒。匪直一家免殍。而鄉黨賴以無流亡。况三世相繼。極飢民於垂死者。予於高梨翁尤感歎焉。翁諱忠學。高梨氏。稱某。北總葛飾郡上花輪田正里。祖諱信芳。家

素富。常戒子孫。以儲穀救蓄。天。明六年丙午。大役。果能發倉活千餘人。又諱順信。遵遺訓。爲荒歉之備。平居矧貧。祇不可勝數。翁繼父祖志。益務儲畜。天保四年癸巳。閩左飢。殍殣橫道。乃傾廩活三千人。七年丙申。天下大饑。設廠煮粥。給飢民。病者與藥。晝夜躬親。撫循不少懈。活五千人。又散餘貲。賑南海八島。暨那須三村。前後損貲金穀凡二千兩。穀。官賞賜銀錠。有二世帶雙刀。永世稱姓之命。時羽倉士乾爲縣令。盡心周旋。以成其美。作救蓄記。述其詳。刊石。嗚呼。翁非有官爵之崇。社稷生民之寄。徒以一吏胥。而顧

能視夫民之阻飢。如疾痛疴癢之切身。極力賑濟。拔數千窮餓於涸轍。其不謂之仁智過人。純誠敦篤之士也哉。安政三年七月十一日。病沒。享年五十有九。葬先塋之次。室大塚氏。生二男一女。先卒。後娶其妹。生一女。翁性儉素。自奉甚薄。家益饒。而恭謹退讓。恂々如也。至其臨義。敬施。則飈發電赴。雖捐千金。不顧爲好。誦。爲信。濂洛之學。荒唐。妖。濫。非聖之昏。嚴加。觴斥。未嘗一寓目。其識見。又如批。屬者。嗣子某。請余。文。鐫其隧石。余深有感於翁三世有功烈于民也。故序而銘之。銘曰。

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奈何舉世不時食。而天之
忽焉。維翁勤儉積穀。窮餓是憐。澤覃乎八島。名垂于
萬年。禮所云。能禦大菑則祀之者。非斯人耶。非斯人
耶。

安政四年丁巳其五月

寧浦岡本君墓碣銘

維嘉永六年十月四日。土州寧浦君卒。年若干。窆于
高知城北真宗寺。先是。學者奉山崎氏之說。其弊流
為固陋。二十年来。博涉經史。作文章。才藻蔚然。傑出
者相望。蓋以君為之倡也。不幸溘逝。一藩咸痛惜為

門弟子哭之極哀。皆謂先生有功于文學。偉矣。苟不
建石鐫銘詞。無以昭眎來昆。而知先生久且深者。宜
莫如安積子也。於是松岡敏撰狀請予銘之。按狀。君
諱維密。字退藏。岡本氏家。世為親鸞派僧。住安喜郡
寧田浦乘光寺。因自号寧浦。考諱辨翁。妣某氏。幼而
警敏。受句讀。過目不忘。父老養姪立然。為法嗣。欲以
次傳君。後立然有子曰泰澄。君固讓不繼。遊諸州。入
京。寓東六僧寮。鑽研竺墳者數年。緇衲服其精詣。推
為叢林後進之巨擘矣。既而悟其教無裨於世。遂蓄
髮為偶。教授浪華。邑名焯著。少將公聞而嘉之。天保

九年召還。賜俸爲國庠教官下僚。次祇役江戶。留數
歲乃歸。是時養德公始蒞政。崇儒術。飭吏務風教。丕
興。君感喜。欲以育人材自效。誘掖竭力。受業者踵相
繼。君遊道極廣。所交者皆海內知名士。相與談經論
文。聞見博而識力高。故其所以鼓舞勸導弟子弟者。矯
固陋之弊。而誘之以博大。操觚之士彬彬如也。弘化
三年。賞賜祿若干石。君以簿畧叢劇不遑教督。乃上
昏請辭職。得允。解下僚。於是專以講學育人。爲已任
無何。公薨。而君亦遭末疾。遂不起。真可惜也。配小野
氏。無子。以姪泰證子曉馬爲嗣。君邃於經學。其志在

邇伊洛以究鄒魯之源。而金谿姚江之說亦辨析精
微。以求歸一之理。暇則端坐一室。仰之屹然如峻峯
喬松。就而接之色愉言溫。使人坐春風和氣之中。其
文直櫟胸臆。不爲繩墨所縛。而法度自具。綽有凡骨
壯年歸儒。人謂排異教不遺餘力。而未嘗一語及之。
蓋以其祖考所敬也。其敦篤率如此。余不遑縷舉。姑
櫟其要以揭之。銘曰。

卓矣閻齊。倡聖學於神京。懿哉維君。閩南海之文章。
出彼入此。疊嶽紹光。嗚呼是寧浦先生之塋。
安政四年某五月

文章軌範纂評序

選古文而加批評者蓋自呂東萊關鍵始樓迂齋文
訣真西山正宗次之謝疊山軌範又次之嗣後相仿
者不可更僕數而軌範尤盛行于世豈以其選評精
核為操觚家罔無窮法門欲將忠義之節清峻雄勁
之氣有以感動百世之心歟余所閱元版韓版明戴
許光校本雖有小同異皆仍文節之舊其中有祇有
圈點而無評註者若前出師表歸去來辭則并圈點
亦無之意者疊山偕武侯之大義淵明之高節而寓
其意歟迄于明代有李九我評訓本有顧迴瀾集評

本而以鄒東廓統編附焉按明史藝文志清四庫全
書總目並不收載蓋坊間妄托李顧之名也然學者
家習戶誦耳濡目熟已久鮮能知其陋焉浪華安勝
翁有慨於斯乃舉李顧評註而抹撥之更纂本邦
先儒暨清諸家評語以羽翼謝氏發揮古文之精要
於是面目一新陳腐化為神奇如千年古劍磨礱出
硯苔鏽悉銷光彩爛然射斗牛之間使人愈讀愈快
惟恐卷末之盡此亦為後學開一法門其有功於疊
山匪細也往年鄧示徵序余老懶加以世事卒未
暇起稿頃又寄書督促孔棘故撥冗泚筆以應責云

安政丁巳榴月

刀法發蘊序

劉先主好結駝阮遙集好蠟屐夫駝與屐有何聲色臭味可嗜然以先主之雄傑遙集之曠達而終身樂之不厭何也人不能無好、故樂之其心固已超軼於色色臭味之外矣豈可以常情測之哉曲澤益卿業醫拮据不遑而好彫古今人筆蹟當其運刀凝思時雖風雨驟至雷霆奮于上弗顧也故技益精益妙不翅不失其各法并與其神髓而彫出之如傳神家頽上加三毛顧不奇哉夫醫之與彫氏風馬不相

干而其所好則結駝蠟屐之類爾然傳古今人心畫於後世使不斷滅其亦仁術之端一也歟嘗自叙獨得之妙為厠氏開蠶叢一路使識軌途未知後人誰能傳燈者吾將旦暮遇之矣

勸耕亭記

攝州久富策治家世業農好讀書嘗作一室於門側顏曰勸耕亭暇則會朋友相與勸耕勵業講習聖賢之書以脩孝弟忠信之道固非為遊娛而設也古之君子晝則耕夜則讀居澹然無求於世及國君聘之則出而行其道不可則去而歸舊問進退綽、如也

蓋人之處世。有父母焉。有妻子焉。固不可不治生而治生得利之鉅者。莫如商。賤貨而貴鬻。握算而取贏。進手坐食。致索封之富。然其所居者。市井喧阗之地。所接者。五方雜遝之人。所言者。物價之貴賤。貨利之贏縮。屑、焉惟利是爭。故姦巧權譎之風。日熾而忠信禮義之風。日壞。其勢使然也。惟農不然。其所居則來麻猷畝之地。所接則襁褓鋤耰之民。所談、則不過較晴雨說來麻。故其心不為異物遷。孳、焉惟稼穡是務。寒耕熟耘。霑體炙背。手足胼胝。極天下之勞。至矣。而收穫已畢。租稅已納。泰然而泊、然。然無憂。歲時賸

臘。閭里相邀。釀酒歡醉。拊髀鳴、倡擊壤之歌。豈不天下之至樂哉。是以風俗敦樸。比鄰相和。而無市井輕儇浮薄之習。其志於學者。用三餘之力。講五倫之道。彈琴歌詠。有以自樂。其心術之正大。事業之醇厚。較之居市井湫隘熱鬧之地。而目眊縮塵。疲計算。軋然逐什一之利。以術惑人者。其得失為何如耶。夫食者生民之本也。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故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食足則天下安。不足則天下危。耕稼之勤。隋農民之多寡。天下之治亂。係焉。其重如此。是以先王建后稷司徒之官。以治之。設庠序

學校之制以教之。三年大比。選賢能而賓興之。降而迄于西漢。猶爲近古。天子命刺史二千石。勸耕恤民。有孝弟力田之賞。又擢其明于經術者充公卿大夫之選。而商賈不得試進士。此亦可以見先王重本抑末之深意矣。後世道微風澆。民捨本而趨末。賤穀而貴貨。棄祖宗之田廬。而窟聚蠅簇于都會之地。是以都會遊民益多。而村落之間。荒田廢宅相望。貨愈貴。穀愈賤。而天下之士民愈困矣。有志於世道者。可不深慮遠籌而爲之計乎哉。今策治區。一村農耳。而典里中同志互相勸耕稼。又用餘力講習聖賢之道。其所爲與古君子默契於千載之下。是大可嘉也。故予爲之記以警世之捨本而趨末者焉。

余寓艮齋先生門下歲餘。得以讀先生著作。蓋先生文筆之鉅麗。余雖不能悉窮其奧竊。以爲後學之標準。今既行世者。正續總七卷而累。猶餘數百篇。亦可謂多矣。頃日先生出近稿若干篇。命余寫之。余欣然。捧命自忘其謏劣。盥手從事。經數日而成。嗚呼先生職事鞅掌之際。而其

克勤如此余小子安得不服其勞雖然余之志不
徒在于此也他日將請先生并以此卷以公諸天
下是余之志願也安政四年丁巳十月

會津陳宗像靖共謹識



110X
329
16